

甘肃省委宣传部重点立项作品

绿 如 蓝

毓
新
／
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

甘肃省委宣传部重点立项作品

绿如蓝

毓新／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绿如蓝 / 毓新著. -- 兰州 :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11.5

ISBN 978-7-226-04106-2

I. ①绿… II. ①毓…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 084138 号

责任编辑: 牟克杰

封面设计: 余 岚

绿如蓝

毓 新 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30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 520 号)

甘肃北辰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10 毫米×1020 毫米 1/16 印张 15.25 插页 2 字数 258 千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 000

ISBN 978-7-226-04106-2 定 价: 38.00 元

目 录

序 幕	(1)
第一章 争 夺	(5)
第二章 自 由	(29)
第三章 收 复	(58)
第四章 文 科	(89)
第五章 示 范	(117)
第六章 败 北	(145)
第七章 潜 伏	(172)
第八章 根 本	(205)
尾 声	(235)

序 幕

班车刚进沉木汽车站，章第中便透过窗玻璃瞥见了温捷雅袅娜的身影，接着又瞥见了田园静、杨琴、祁晓春、刘流长和江小兵等七八个男女同学。

为了尽可能低调，尤其为了躲避电视台美女记者孙晓梅锲而不舍的追逐，章第中今天出行的消息本来就只有这几个同学知道，并且约定不向任何人透露的。班车里面实在太挤了，三十个位置塞了五十多个人，章第中只能等司机摇摇晃晃泊位停稳，才跟父母从污浊的空间慢慢蹭出，向候车室那边挥手致意。

同学们嘻嘻哈哈直奔而来。

刚走出中学校门的男女，还不习惯大模大样握手什么的，只满脸阳光地彼此笑着，相互击掌算作致意。章第中先给同学们介绍父母——大家齐问：“叔叔阿姨好！”又给父母介绍同学——父母对这些姓名大都耳熟能详了，可一见本人仍不免激动，挨个儿夸赞祝贺一番，眼里饱含真切的欣赏。章第中母亲忙而不乱，记着儿子的拉杆箱还在班车上，让章第中父亲赶紧卸下来，免得司机不分青红皂白拉到别处。男生们听了，便当仁不让前去帮忙；田园静和杨琴见状，诡秘地互递眼色，一左一右将章第中母亲挟持起来，阿姨长阿姨短，邀请去看省城的班车几点出发，从而给章第中和温捷雅创造出了宝贵的话别空间。

公历八月九月之交，沉木河两岸夏粮收碾基本结束，一疙瘩一疙瘩背





着蛇皮袋行李的农民工，候鸟似的纷纷外出了，加上全国高校陆续开学，沉木学子奔赴就读，小小的汽车站热闹得爆豆子似的，到处是风尘仆仆的车辆，到处是行色匆匆的旅人。

章第中朝田园静和杨琴的背影扮个鬼脸，急不可待地问温捷雅：“你真……来了？”

“是啊，不欢迎吗？”温捷雅眼帘低垂，朦胧含情。

“不是……我……”章第中慌忙解释。

温捷雅乐了，目光电一下章第中，“几点的火车？”一个多月不见面，她的容貌黑了，人整个儿憔悴了不少。

“下午三点。”章第中说。

“那马上得走了。”

“是啊。我本来想早点上城，咱好好见见面，可这两天人太多事太杂，父母说啥不让提前走。”

温捷雅目光迷乱地盯着脚下，“我本来只答应来车站送你的。”她浅蓝色牛仔褲，乳白色半袖，带着明显漂洗的痕迹。

“咱去车站外走走，好吗？”章第中说。

“没时间了。就这样聊聊吧。”

四周全是陌生而火辣的眼睛，许多话不便出口，章第中只能拣最重要的叮咛：“珍重自己，劳逸结合！”

温捷雅认真地点了点头。

“我的手机号知道吧？”

“知道。可咱早约定……”

“我不管。我会经常联系的。”

温捷雅不强争辩了，双眼朦胧想着什么。

而正在这时，刘流长冷不丁从旁边冒了出来，脸上挂着坏坏的笑，“不忍心，实在不忍心当法海啊！可省城的班车马上就要出发了，叔叔和阿姨逼我来催——老革命都火眼金睛的，咱不能过于缠绵自我暴露，是吧？”

章第中赏了刘流长一拳，只好携了温捷雅走。

然而父母的目光已别有意味，格外关照了温捷雅几眼。好在有同学们巧打掩护，及时转移了注意力。父母看几件行李都上了班车，又一次提出想送儿子去省城，被章第中好言劝止了，说自己已经坐过火车，并非第一次出门远行，肯定万无一失。这样说着，他特意来到祁晓春身边，亲昵地



拿肩膀蹭一下对方，“你到底咋办呢？下定最后决心了没有？”

“我别无选择啊！”祁晓春神情里隐含苦涩，“已经在复读班报名了。”

祁晓春千不该万不该，不该在填报志愿的最后时刻听信亲友们的撺掇，修改最初的选择转报清华大学。高考能冲进全省前五十名，实力和运气都算不错了，遗憾的是祁晓春遭遇了可怕的滚档^①现象，最终竟然滚进了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学院，而且是冷门专业……有苦难言的祁晓春痛苦了好长日子，才毅然决然选择复读了。

“好好苦战一年，明年再入清华吧！”章第中鼓励。

“只能这样想了，凭阿Q精神活着。”祁晓春苦笑。

班车已经隆隆隆响起了引擎。

章第中赶紧跟父母告别，要他们尽管放宽心回家，说着走上前轻轻拥抱了他们。接着又跟同学致意，先男后女挨个儿击掌。击到女生们时，刘流长突然起哄：“抱一抱！抱一抱！”显然是受了章第中拥抱父母的启发。

假如不是父母在场，此情此景，章第中肯定会趁机抱一抱三位美女同学的。可现在只能贪婪而遗憾地放弃了。女同学显然看穿了他的花花肠子，亭亭玉立，忍俊不禁——杨琴笑得很淑女很含蓄，一如她白底蓝花的裙装；田园静却正好相反，明目皓齿开朗鲜活，恰似那火红的运动服；而温捷雅呢，朦胧诗般的眼睛里，激荡着凄婉的别情。

“QQ上再见吧！”江小兵挥手。

“短信常联系！”田园静补充。

“QQ和手机都不方便，就干脆一天写一封信！”刘流长直视着温捷雅说。

喝彩声，鼓掌声，男生女生兼而有之。

温捷雅红潮涌动，双眼朦胧，依依惜别。

章第中担心大家喊出更煽情的话，逃一般跳上班车，在占好的位置刚落座，车已徐徐开动了。送别者和被送别者纷纷举起了手臂——车出站门调头，转眼谁也看不见谁了。

沉木县半小时就发省城一次班车。因为座位已经满员，班车鸣着喇叭驶过街区，不再像淡季那样左顾右盼招徕顾客，直接上了沉木河南岸的高速公路。章第中心里乱麻似的，可细加辨析，发现最疼最痛处揪扯着的，

^①滚档，由于志愿填报不准，成绩相应偏低而未被所报学校录取。



不是生他养他的父母，而是满目别情的温捷雅……他简直被这种“大逆不道”的依恋吓了一跳，赶紧放眼朝窗外望去。

两天前刚下过一场暴雨，大地充满了湿润的温馨，几近枯干的沉木河流量倍增，浊黄有如泥浆一般，隔河而望的沉木县，徐徐做旋转状朝后退去，而处在县城西关的母校，辛苦培育他三年的母校，远远望去是那般清新和可爱——教学楼，图书楼，实验楼，综合楼，学生公寓，都似乎凝立成别离的姿态。

章第中无法遏止心头的激动，视线不由得模糊起来。

第一章 争 夺

—

那个骄阳似火的盛夏，当十五岁的少年章第中被人领进散发着淡淡墨香的图书楼雪藏起来的时候，沉木县的两所顶级高中为争夺生源而引发的德比大战，已经完全白热化了。

始终不乏儒雅风度的一中校长刘百泉西装革履从县教育局办公大楼出来，正好碰到向来以果敢著称且已两鬓斑白的二中校长师表师拾着台阶往上走，两个熟悉不过的人，竟然什么话也不说，只斗鸡那般凌然不可侵犯地相互看了一眼，恨不能拍击双翅扑上前去将对方吞而食之的样子。而冤家路窄的是，十几分钟后他们又在县委、县政府办公大楼里不期而遇了，同样冷然对视，同样漠然无声，同样愤然离去。

这一切，无不缘于十五岁的少年章第中。

两所顶级学府的领导为这个阳光少年表情对峙的同时，私下的较量更无比激烈。他们拐弯抹角从各自的师生中挖掘了几乎能够利用的所有人力资源，比如章第中父亲的朋友，章第中母亲的亲戚，章第中本人的同学，甚至于跟章第中初中老师有牵扯的社会关系等等，分乘着各种品牌及颜色的车辆，来往奔驰于通往章第中老家甜水乡的路上，如同战国末期著名的纵横家苏秦张仪们那样，想凭三寸不烂之舌游说策反。十年九旱的沉木县已两个多月星雨未落了，乡间公路浮泛着厚厚的烫土，人脚踩去都哗哗四





溅，如趟在混浊的河水中，车轮过处更浊浪翻涌，黄尘蔽天。

沿途百姓看在眼里，艳羡和感触涌动心头，“生子当如孙仲谋！”他们尽管吟不出这样文雅的诗句，可所思所想完全相同。大家知道这些车辆是因何而来的，也知道掀天风尘是因何而起的……跟车辆和风尘相关的故事，将在很长一段时间，成为他们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话题。

据《史记·淮阴侯列传》记载，两千多年前，当西楚霸王项羽和汉王刘邦两位盖世英雄在中原一带浴血奋战难分难解之际，有谋士曾偷偷讽谏拥兵自重徘徊观望的韩信：“今日二王之事，权在足下；足下右投则汉王胜，左投则项王胜。”翻译成现代白话文，大意是说，此时此刻，刘邦和项羽两个人的命运，掌握在韩信的手中，韩信倾向哪边，哪边就会取胜。而历史的事实是，由于韩信过于感念刘邦的知遇之恩而“右投”了汉王，从而直接导致项羽不久之后的兵败垓下和最终的乌江自刎，让刘邦一统江湖登上了皇帝宝座。修辞学家认为，一切比喻都是蹩脚的，如果丢开这些蹩脚成分不论，那么沉木县两所顶级高中多年之前高一招生的竞争，很像刘邦跟项羽在历史的棋盘上曾演绎过的对垒厮杀，而十五岁的少年章第中，恰如天才军事家韩信，其去留完全左右了后来整个战局的走向。

大风起兮云飞扬，谁会像当年的博弈家刘邦那样，掌握这枚至关重要的棋子呢？

二

处在矛盾焦点的章第中，并不了解其中的险情。

走出全省统一命题的初三毕业会考暨高一招生考场，章第中满身硝烟满心疲惫，向父母简简单单汇报了基本战况，便背着《红楼梦》《平凡的世界》《老人与海》等三部文学名著，如脱网小鱼似的独自回了老家榆树坡。功课一直太紧了，此类“闲书”父母从不让由性子读，而中考结束的这个假期差不多二十多天，新学校还无法监督，旧学校已撒手不管，章第中早就想好要足足过一把“闲书”瘾的。

父亲章太华调到甜水乡中心小学后，母亲也随军家属般跟着去料理生活，榆树坡的土筑小院便只好关了门。钥匙由三伯掌管着，平日虽然也不时开门进户踩踏踩踏，可满院杂草满屋尘灰。慈祥的三伯不忍心让侄子独自住在荒芜的院落里，叫他去跟奶奶一块睡觉吃饭；章第中不肯，说自己



就是要专门训练一下爬锅挖灶洗衣扫屋独立生活的能力，下学期上高中才适应。

“你也要念高中了？”三伯苦得黑天昏地的，好多事根本顾不上了解。

“已经上县城考试了。”章第中说。

三伯刮目看着侄子，“考上了没？”

“成绩等几天才出来，估计问题不大吧。”

三伯龇着满嘴黄牙笑了，疼爱地摸摸侄子的脑袋，就出门忙自己的事情去了。三伯生了两儿两女，女儿全都出嫁了，大儿也已婚娶，分家过了小日子，小儿高中毕业没能考上大学，读了外省一所高职。为了打工挣学费，上高职的堂兄暑假从没回过家，承包地全靠三伯和三妈两个人耕种，加上侍候垂暮之年的奶奶，五十多岁的三伯，脊背已严重弯驼了，身上的汗酸味又浓又硬。

章第中到沟泉里去挑水，洗锅刷碗洒地扫炕，先准备将自己安排妥当。大旱之年的沟泉水少得可怜，且浊如黄汤，等了好长时间才舀了两半桶。中考的事没什么担忧的，他本是甜水乡初中首屈一指的好学生，考高中肯定没问题，这一点走出考场的那刻他心里已经有了数，他现在只想自由自在享受阅读。

乡村的夜晚来得迟，却特别宁静，除了远处牲口唤草的声音，除了小院月摇树影的声音，除了蚊蚋旋咬灯泡的声音，什么也听不见，但沉迷在文字缝隙里的章第中一点不感到孤单，他预设了好几种阅读姿势，可以坐在小凳上，可以倚在桌子上，也可以躺在被窝里，直读得两眼干涩睡意滔滔难以支撑才颓然倒头酣然入梦。他择先阅读的是《红楼梦》，尤其对镶嵌于行文中的许多绝美对联，每读一副必抄录下来。这爱好无疑是受了父亲的影响。父亲习得一手毛笔字，假期里遇乡亲们有红白大事，常被邀请写喜联祭文什么的，仅分门别类的对联就抄录了一厚本。章第中常翻看那些蝇头小楷对联，不觉慢慢也喜欢上了，处处留心时时在意，用专门的笔记本积累了不少。

阅读名著之外，大白天里，还必须附带干些家务，铲除小院的杂草，洒扫另外两间屋子，都是父母事先安排的。别看父亲每月领几百元工资，母亲也在甜水乡街上开了一爿不冷不热的服装店，可家里的承包地始终没敢荒弃，风调雨顺的年成，按时按节种些小麦、胡麻和洋芋之类，生活就有了小保障。不过这等于给父母加了双重负担，整年没有丁点儿空闲，尤



其暑假，收呀碾呀的，忙得不亦乐乎。由于持续旱情，今年的庄稼已注定歉收，豆子早黄在地里了，收嘛没多大意义，不收又于心不忍，三伯三妈早出晚归累成了土人儿，章第中便主动把照顾奶奶的事承揽了下来。

奶奶八十多岁了，眼睛还依稀看得见，耳朵却背得一塌糊涂，用奶奶自己的话说，成了两只瞎窟窿，只有吵架般喊叫才偶尔听得只言片语；又特别擅长巧立名目张冠李戴，常把张三听成了赵四，把西头说成了东头。然而奶奶的可爱之处在于，一旦需要大小便竟格外清醒，不许任何人搀扶，固执地拄起拐杖，颠着两只代表旧中国沉重历史的小脚去自己处理。干净清爽了一辈子的老人，看来要将良好习惯进行到底了。章第中每天早晨估计奶奶睡醒了，便去三伯家替老人倒水漱口，帮老人洗手擦脸。奶奶越老越瘦了，体重不足八十斤，纯粹皮包骨头，灰青的血管网络似的罩在身上。可奶奶的饭量一直还行，早晨冲小半碗奶粉，泡两三疙瘩馒头，不紧不慢吃喝得有声有味。当阳光洒遍山川的时候，就要扶奶奶坐小院树荫边接阳气了：这些事平日都由三伯三妈做，不管多忙多累，三伯三妈因此也赢得了乡亲们普遍的赞誉。

章第中陪奶奶几天了，可怜的奶奶毫无觉察，以为侍候她的仍然是儿子或儿媳，混浊的老眼半睁半闭，瘪陷的嘴唇时噤时嚅，可基本不说什么话。章第中也不解释，只偶尔看着可爱的奶奶笑一笑。人老到这个状态，语言就成了多余的东西。他也拿草团坐在树荫边，边陪奶奶边读已渐入佳境的《红楼梦》。三伯家的院子四周栽满了树，柳树杨树榆树，最多是杏树，暖风轻拂，叶声沙沙，早熟的杏子经不起季节的诱惑，私奔的野女子似的悄悄脱离枝头，顺着瓦楞骨碌碌滚下，在院里跌出饱满的破裂之声。

奶奶寂然默坐良久，好像幻入了神奇的境界，开始嚅声哼唱起来——五六年了，奶奶独自坐得久了，便会自发地小声哼哼。瘦骨嶙峋的老人，白发稀疏，目放微光，似睡似醒，若歌若吟，然而侧耳细听，那腔调又分明很悠长很邈远也很凄苦，只因气力的限制，渐高渐远处才暂歇暂止，等调子回落，气息恢复，哼吟便重新衔接了，正如书法家笔走龙蛇的留白艺术，关键之处的点画虽墨迹虚无，可整体欣赏则气韵贯通，神形俱备。况且奶奶哼唱的时候，苍老的表情蓄势待发，即使声音哽住了，嘴巴仍嚅动翕张不止，好像吞吐品嚼歌词一般。

奶奶到底唱什么呢？他好奇地想。

也曾问过父亲、姑姑和几位伯父。



但长辈更多神情肃然，莫名叹息。

只有姑姑曾汪着泪说：“唱什么？——唱一辈子的酸甜苦辣吧。”

奶奶一辈子的“酸甜苦辣”章第中粗略知道一些，可他怀疑，已经连眼前的人都认不真切的奶奶，还能记得那些酸甜苦辣吗？何况那酸甜苦辣与这古怪的吟唱之间有什么关联呢？——好多时日之后，当他弄明白这古怪歌声意义的时候，奶奶已经什么也唱不出来了。

此刻，十五岁的章第中又被奶奶的歌声吸引，甚至连“贾宝玉神游太虚境，警幻仙曲演红楼梦”也放下了。他沐浴着小院煦暖温馨的树荫，耳听着那悠长、邈远而凄苦的歌声，眼看着那沧桑古老的表情，恍惚间觉得奶奶很像一位隐居田园、古朴神秘的高人，而自己，就如高人身旁的得道童子，因而也理所当然带几分飘逸脱俗的意味了。

三

少年隐士章第中宁静的田园生活，几天后被父亲章太华打破了。

父亲的摩托车是从甜水乡街道的修理铺里买的旧货，消音器都废弃了，跑起来轰隆声非常夸张，被同事戏称为野牛牌垃圾摩托车。那牛似的野声在榆树坡出现不久，父亲就披着午后的艳阳闪进了小院，“中考成绩出来了，儿子！”

海明威笔下的桑提亚哥老人跟捕获的大鲨鱼搏斗得惊心动魄，令章第中难以割舍，他几乎心不在焉地回应：“嗯，我的估分差不多吧？”

“啥差不多——实际成绩七百二十四分，比全县第二名多二十分！”父亲个头不高，摩托车也骑得气喘吁吁的。

“这么说，我是全县第一了？”

“对。二中宏志班已经录你了！”

“啊……我的志愿不是一中凌云班吗？”

“那是咱担心进不了宏志班才报的嘛。”

“可……”章第中终于放下了书本，好像一时间转不过弯来。自从填报了志愿，他意识里已经将自己定位成一中学生了，何况中考的时候他的考场就安排在一中，一中校长刘百泉忙里偷闲，专门挑“年龄十五六岁貌似聪明伶俐的考生”面试过。章第中面试后得到的答复是，只要成绩高于一中录取线三十分，就毫无疑问能进凌云班学习。



“二中宏志班录的是全县的尖子，你小子难道不满意？”

章第中摸着脑袋憨憨地笑了，“我春光姐考上了没有？”

父亲庆幸地点点头，“成绩不是很理想，录在一中普通班了。”

春光章第中唯一的姑姑的小女儿，父亲理所当然很关心。

章第中洗了冷水毛巾给父亲，“其他同学考得咋样呢？”

“甜水乡初中考冒了，三百多毕业生小半上了录取线，差点追平县城几所初中了。”父亲又擦脖子又擦脸，哗啦啦将毛巾拧干净，“噢，我只顾说中考，差点把高考给忘了——你们班主任的儿子鲁一鸣了不得，理科六百九十多分，冲进全省前十了。”

父亲跟鲁老师早年同过学，关系一直比较铁，打心眼里替老朋友高兴。

“真的？他读的可就是一中凌云班呀！”

“对——他当年想考二中宏志班没考上。”

父子俩瞬间都语塞了，像被这句话的言外之意镇住了似的，片刻之后章第中又问：“中考成绩啥时候知道的？”

“高中学校忙着应付高考，中考成绩今天才公布的。”

正这样说着，就有庄里的几个乡亲嚷嚷着进了小院，打探各自孩子的中考情况了。他们是听到章太华独具特色的摩托车声而来的。章太华早就预备了这一手，兜里掏张纸条，几个孩子的成绩全记在上面。

遗憾的是，所有的家伙全名落孙山了。

乡亲们个个傻了眼。孩子都十六七岁，没考上高中怎么办？女儿已在初三复读了一年的牛进山，便想让女儿上技校或读职中去，可另外几个孩子都是应届生，家长下不了这决心，因为上技校或读职中，虽说解决了眼下的难题，但从已有的例子看，孩子毕业之后最好也就能在南方一些合资企业找个没多少技术含量的活儿，七八百元的月工资，每天包身工似的干十二三个小时，跟赤手空拳走四方的农民工没有任何区别，因此讨论来讨论去，决定还是重新回炉复读初三，明年实在考不上高中了再另谋出路。

于是转而就上技校、读职中和复读的事向章太华求教了。

在沉木县，每年的这个季节，无论城乡，无论哪个庄子哪条街巷，凡有人攒堆儿畅所欲言发表议论的地方，十之八九总与高考或中考有关。父亲因为要赶回学校，打发走了乡亲，就带儿子去看望奶奶。父亲给奶奶又买了奶粉。奶奶一年到头差不多吃二十多袋奶粉，一小半由父亲供应。两



人走在庄道上，脚步是那般轻盈那般爽，父亲边走边小声哼起了秦腔：

有包拯坐八抬自思自想，
思想起当年的大事一桩。

……

从三伯家出来，太阳已明显西斜了，可就在父亲牵过他的野牛摩托准备跨腿骑上去的时候，一中的黑色桑塔纳风尘满面地驶停在了章家小院前。

四

一箭双雕也好，一石三鸟也好，一中的行动的确堪称精彩。

正赶上甜水乡街道逢三、六、九的集日，尽管是农忙季节，可狭窄的街面上还是聚了不少乡亲。一中副校长兼凌云班班主任李伟民，驱车来到甜水乡初级中学门口，先只身入内跟校长黄罗宾沟通一番，然后通过他的老同学即鲁一鸣的父亲鲁伟祺老师，叫来几个手脚伶俐的街坊，踩着梯子在甜水乡初中门口挂出了“沉木一中热烈祝贺我校应届毕业生暨甜水乡初中学子鲁一鸣同学荣获今年高考全省理科第八名”的超长横幅。这一举动本来就引来了街面上人的围观，可李伟民仍觉火力不足，又派人用竹竿挑起了两长串喜洋洋鞭炮，专等甜水乡初中午休的铃声一响，噼里啪啦燃放起来。

可以想象，这在小小街面上造成了怎样的轰动。

除了迎风飘逸的横幅和红雪般炸落的漫天纸屑，李伟民又火上浇油那般，在校外墙壁上贴了两大张表格，一张是沉木一中和二中今年高考本科上线情况的全面统计，另一张是二中宏志班和一中凌云班高三毕业生成绩的详细对比——三年前的中考和今年的高考，单科和总计，姓名和考号，具体翔实，一目了然。对比的结论是：“省示范”二中不仅在本科上线的总人数上跟一中持平，而且宏志班三年之前录取的全县最拔尖的六十名学生，在刚刚结束的高考中，三分之一的成绩居然低于一中凌云班的同学，尤其是宏志班的第一名高考只得了六百二十五分，比三年前处于中考九十名的鲁一鸣少一大截。

初中门口人拥如潮，表格下面水泄不通，惊叹议论此起彼伏。



李伟民影视导演似的，冷眼旁观欣赏片刻，得体地朝黄校长和鲁老师拱手，邀请去街面酒家吃午餐了。餐桌上，李伟民频频向黄校长等人敬酒，感谢甜水乡初中多年来在生源上对一中的无私支持（举鲁一鸣为例）。李伟民近年深得一中校长刘百泉信任，许多需独当一面的事都交付给他。英俊洒脱的他，不像粗犷豪放的西北汉子，更像江南水乡酿就的男人，谈吐得体，举止有度，全身的每个角落都散发着精明的气息。等受邀者酒足饭饱，他终于亮出了他组合拳中最关键的一招：要面见中考状元章第中。

于是半个多小时后，李伟民由章第中的班主任鲁伟祺陪同，乘车直奔榆树坡来了。而副驾驶位置上坐着的，是鲁老师从服装小店里强行拉拢的章第中的母亲沈淑英。

一踏入农家小院，李伟民对主人邀请进屋的客套话置若罔闻，却一屁股坐在屋檐台阶上，用手遮挡着西斜的阳光，老道的风水先生似的四下观望，夸赞小院是块宝地，出了中考小神童。随意的举止，质朴的语言，亲切的表情，营造出了轻松融洽的谈话氛围。当看到章第中提着水壶从房间出来不无腼腆地向鲁老师问好时，他马上站起身，笑态可掬地揪揪章第中的耳朵，“年龄这样小，模样这般帅……没想到，真没想到啊！”又转向鲁伟祺老师，“说句不怕得罪老同学的话——这帅小伙三年之后，肯定比一鸣还惊人哩！”

“那当然啦！”鲁伟祺爽朗地笑着，“小章中考全县第一，成绩又遥遥领先；而一鸣当年才几分啊，名次垂在两位数的尾巴上，不能相提并论的！”

“鲁老师谦虚啥啊！”沈淑英脸红得锦旗似的，“一鸣今年高考不翻天了吗？全省都挂名了，你还有不满意的！”

“那是一中的功劳，是一中凌云班教育有方！”鲁伟祺看着李伟民，眼里盛满了感激的笑意。

李伟民双手抱拳，“你把优秀儿子托付给一中，我们咋能不尽心尽力呢！”

这样自然而然的，李伟民开始感谢章第中第一志愿填报沉木一中的事了。

儿子第一志愿报了一中凌云班，可结果却被二中宏志班录取了，章太华做了亏心事一般，脸和脖子都有些红，结结巴巴解释说，“我当年曾在一中复读过，我女儿章诗伊也是一中的毕业生……加上鲁老师一个劲推



荐，所以儿子第一志愿就报一中了……可没想到……没想到最后被二中录了……”很内疚很惭愧似的，接过妻子洗净的玻璃杯往里面倒水。

“这些情况我都了解。”李伟民说。“招生录取工作本来最该尊重考生志愿的！”

“可是，二中宏志班已经……”章太华面露难色。

“你放心，二中宏志班给你儿子的待遇，一中凌云班全能兑现——我来甜水乡前，刘校长专门交待过这事哩。”李伟民急忙打保证。

“不是……我……”章太华有口莫辩。

沈淑英见状，赶紧把话头抢过来，“还是路上的那句话——既然娃娃已经叫宏志班录取了，还是上二中更合适些。”

眼见局面会闹僵，鲁伟祺不得不充当和事老，“咱干脆问问小章吧——谁的志愿谁做主。”他出身于沉木县教育世家，在甜水乡初中很有人气。

可是李伟民不领情，头摇得拨浪鼓似的，“咱暂时别做决定好不好？”拉开皮包掏出一叠纸来，有甜水乡初中门壁上贴的那两种表格，有一中凌云班和二中宏志班下学期高一科任老师的情况对比。他叹气拍打着那些纸，说天下父母的心肠都一样，请章太华夫妇先慢慢研究研究文字的东西，再好好打听打听社会上对一中和二中的评议，然后决定儿子上哪所学校也不迟，“章老师高中曾在一中复读过；我呢，跟鲁伟祺是二中同桌：这不管一中还是二中，或者我们大家的私人关系，都打断骨头连着筋呢！可孩子的教育容不得半点马虎，相信你们会做出明智选择的！”

这样说时，李伟民留意到厨房炕头整齐堆放的几本文学名著，便找到台阶似的，问章第中是不是喜欢小说。得到肯定答复后，他拍胸膛玩笑说，作为语文教师没别的能耐，但可以保证在文学阅读方面给章第中有力的援助。

鲁伟祺老师正好出小院方便了，李伟民急忙拿出一张银行存折，说上面有一万六千元，是一中给章第中读凌云班的奖金。

章太华夫妇始料未及，仿佛那存折烫手似的不敢接。

“这有啥犹豫的！”李伟民索性把存折压在台阶上一块木柴下面，“孩子最后如果去了宏志班，开学把折子还给我不就行了！”

眼看李伟民潇洒挥手出了小院，章太华才醒过来，拿起存折想往外追，被沈淑英从后面牵住了。